

豫章叢書

第二四冊

芭山文集卷五

宜春 張自烈著

與先達書一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下里之曲未奏元音慧實之嫌徒煩敝舌私爲戚戚也某月日生聞執事蒞南離釋奠畢過大行袁臨侯甫就坐述黃又生京師來書爲生求撥厯執事辭甚厲謂臨侯曰祖宗欽降監規無躐次求撥理張子干請又生書屬皆過也臨侯復執事曰張生戚同學友志行卓然蓋自北離改南惠就正有道求撥非生志

黃又生私爲生言耳執事尙疑而弗之信也一日臨
侯以告生生曰士誦於不知已躬耕著書安往不可
矢焚筆硯歸臨侯挽生行轍至出涕然私嘆臨侯卒
未能纓舉生本末白執事執事卒未能知生生不勝
愧憤敢冒昧爲執事言之生少壯讀書厲行講求當
時之務困庠序十二年不敢自暴棄乙卯聞執事生
平讀諸制義願給灑埽不果辛未棄家遊京師會執
事秉鐸南離生竊自慶幸冀朝夕承提命同友人袁
臨侯還金陵是時黃又生與臨侯同籍相友善由順
德令入計爲其子士淇擇師欲留生京邸生日張子

將問業姜先生念親老南雖則省覲便淹京師非計
請辭生與又生臨別語止是耳未嘗干又生先容左
右也未嘗汲汲懷歸求執事破例撥厯送部也生方
出國門見又生持一函屬臨侯曰願致姜師臨侯橐
而南生實未知函中何語而執事顧責生干請不遵
監規則誣生甚也向使又生素不知生誤聽蕞非極
詆生無學行執事將遽信之乎使夙有睚眦于生者
騰播蜚書陷生以觸犯名教之罪執事一將不脛而
遂誅之乎以文章道德頡頏先朝宋李諸公如執事
不能咨訪生何許人不能徐審又生來書果否求撥

何意一旦責生至此以硜硜自好恥干謁如生不能
見諒於執事至此疇昔孳孳就正之誠又不能不介
以孚爲又生書辭低悞至此嗟乎豈執事之過哉抑
生遇之窮耳維昔安定特拔程頤處以學職後世稱
之本朝太學生如石大用張銘諸人陳文定贈以序
勗以詩師弟子衍衍如也生卽遠慚程正叔近遜石
大用不獲邀安定文定知遇若夫告假省親回籍聽
選權衡情理與流俗干請竇徑異唐陽城遷國子司
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久不省親
者聽歸省謁城還養者二十人三年不歸者斥之朱

程顥請修學校取士劉子言升於大學者聽以時還鄉復來學洪武十八年監生願回籍讀書者聽古今掌故具在執事豈不稔知之凡造士作人求無失祖宗敷教至意非盡墨守監規尺寸不移也就令生果以親老懷歸果託黃又生先容執事原其心哀其志不重加督過識者不以爲私況生實無妄干撥厯之罪徒以又生影響數言獨蒙譏責何哉倘執事詳詢輿論垂察愚衷灼知又生來書非生志生由是日就繩削覃思古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圖所以自樹豈獨陳文定難專美於前烏見安定之門不復有如正叔

者哉惟進而教之幸甚辛未仲夏月日

與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某頓首昨姜先生商及迎請東宮監國事言公疏已具大司馬馳差達御前矣某愕眙良久告姜先生曰監國今日急務公疏非計也永樂中獻陵屢監國南京皆因長陵北征今時非征討竊恐皇上英察謂廷臣欺罔非一日疑南京中諸大僚偵強寇益熾委乘輿於危疆置東宮於安地未必遽報可則事蔑濟幸而報可非斷自宸衷皇上必逆計勢方孔棘中外諸臣罕僂力王室謀出萬全日愴恍內顧曰天下屬心

宋宮無乃孤注朕乎如此則聖躬可慮爲今計監國
議雖始南中諸老不宜見諸章疏當錄奏草先移會
閣臣使密啟於上曰寇窺留都數矣陵寢關繫非皇
太子監國不可臣等不敢疏請仰祈睿斷立賜施行
皇上知此議不自外臣天性之愛無少形迹邀俞旨
無難又使中外知皇上特命監國爲天下萬世計非
臣子臆議不至駭動遠近耳目由是聖明奠枕于京
師東宮屏藩於江左兩都諸大臣各悉慮竭忠以圖
善後則寇無能爲矣姜先生聞某言亟移書執事不
審執事籌及此否至於輔監國者宜奉勅旨如永樂

七年十一年勅寔義黃淮楊士奇例使事權歸一勿
爲宵人竊何諸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皇太
子用皇太子寶曰諭凡若此類祖制具在事繫宗社
不可不慎部差雖行尙冀速追回再與姜先生酌行
庶無後悔某於諸老先生出處不同同爲王臣傾日
之私未敢自隱默願執事留意毋曰葑菲之談不足
聽也幸甚甲申仲春月朔日

孟春余見姜先生聞監國之謀私爲借箸如此姜
先生移書史司馬如余言不一月賊陷都城先帝
賓天永定二王皆奔播失所痛哉芻蕘雖存空言

無補亦見野臣忠愛與曲突徙薪同悲耳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某啟謁執事之次日揜關山中念向者執事以保舉得失下詢坐人稠雜未遑條對旬內思躬陳鄙見弗果頃閱諸司薦牘爲歛歔久之以天下幅員之廣其中豈無不負所知光照盛典者然據某所見若而人學究耳山耀詞客耳出任郡縣鮮不敗迨其敗舉主慮獲罪又從而彌縫朝廷期錄真才仕路益開倖徑不謂今天下祖法之壞至此極也況士習靡敝中伏躁競外示恬退相漸成風文過其實不進用則已苟

進用矯僞百出釀害浸深知人之難與人之難知信
有如執事所太息者然則今日保任與鬻爵斜封等
耳雖欲肅官方而姦貪窟營於後方議裁冗職而關
茸踵接於前一旦欲驟舉數十年以來耗斲蠱壞之
郡縣百姓責庸人以潁川渤海之效幾何不論胥以
亡也嗟乎天下事尙忍言哉雖然非保任不可行行
保任非其人耳語曰公非明也公可以生明孫覺曰
知人之要在於知言某則以士大夫不讀書窮理不
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必不能知言必不能明且公若
執事者世所稱能讀書窮理者也從天下國家起見

者也往者奉旨主計甄明黜陟中外無間言推此以
施於保舉必能廣咨博訪慎簡人望爲衆正倡雖先
是保舉徑竇牢莫可破某知執事思所以救之抑僥
倖而圖實效舍執事誰望哉同學楊廷樞劉城陳宏
緒諸子皆登薦剡獨吳次尾應箕以抗慙不見錄次
尾負才喜言天下事所著策議具在執事少間與之
商近代利病次尾必盡言無諱必有以佐儕輩所未
逮然非執事先施次尾雖願奉教未可折簡致也至
某蓄心積行恥求聞於世尤執事所稔知者楚大中
丞方公欲舉賤姓名塞明詔袁臨侯以方公語告某

某數移書卻之然又不屑如今士之陽避陰就汲汲
鋟辭薦書攘名欺世某所見頗與古近聞執事語士
大夫曰爾公宜一出爲保舉重某竊謂出處有道靜
則正躁則悖昔賢可師今保舉濫及於學究山癯詞
客之流爲有識誅笑求其能不負所舉者幾人某何
顏復與之僂仰哉執事爲宗社人才計舉鄙論徧告
當路使知不明不公必難求治而諸生中不就保舉
毅然古人自期待者未嘗無人前此盜虛聲驚利祿
者一切斥罷孳孳訪求真才次第登進保舉豈終不
可復哉後先舉主之公私與應舉者之名實邪正私

倣古百官圖各具條議罔敢阿所好附呈覽正惟執事可否之幸甚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客歲維舟章江辱老公祖先施衡較古今人文多所開喻惜是時急解纜還里未暇舉四書大全辯就正耳大全某悉慮折衷頗益經傳世妄謂文皇帝欽定不當復置論駁卽友人袁臨侯見某塗乙小註懼因此招謗戒勿版行獨老公祖毅然謂大全不可無辯徧告十三郡多士使共明去取大義屢請徐按臺特題頒布倡明正學賴有是舉功豈在孟軻下哉承諭

按臺移檄袁州勸支官銀爲重餒大全此自按臺嘉惠至意私念袁凋敝甚加派日繁公帑告竭催科責速鷄犬騷然安所得官銀襄削刷諸務雖郡縣奉上臺指揮百端搜括勉圖竣役何忍以刻書擾地方關按臺自捐贖鍰宜功成不日然監督失人旁委胥吏必不能無侵漁某且晚就試南闈假手較訂舛譌滋多何以行遠何以進御况舊本迂繆複重賤兄弟僅析小註是非益以蒙引存疑淺說粗爲點攬未及刪釐先是四方及門奉部文令餒於吳閫成書在卽失某初志、尙欲詳加增刪其部餒者非獨不敢煩按

臺助梓并不敢以未增刪者輕受梓也將來請旨重
定頒行學校老公祖實從守待起見按臺知某非一
口自有同心惟老公祖始終圖之

答江督袁臨侯辭辟薦書

僕酷羅家難今春扶老孥幼擬避地瀨上冀它時少
有建就庶幾見先人地下可以無憾雖然今世知僕
者誰哉舟過潯陽會吾子復奉旨督潯亟索僕相見
頃湖口謝父母持書幣來舟中再拜稽首致吾子辟
命僕辭不獲謝父母別去僕發書讀之語舍弟曰愛
我而不知我一至此哉宋歐陽修曰古人所與成事

者必有國士共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
不爲用僕嘗嘆近代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
成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闊遠耳今吾子于僕總
角交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
適用不敢自後於恒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
以來僕游學四方罕與吾子接遇然發言決事指切
當世利害往往誤中爲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聞之
熟矣然則知僕深者宜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何
如人哉昔蘇雲卿之於德遠引避不出者雲卿自度
無益於世耳僕居恒雖語吾子曰我將爲蘇雲卿蓋